

448

# 獨立評論

號三〇二第

日一十月三年五廿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  
 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  
 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  
 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  
 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  
 ，不打折扣。

談經濟建設  
 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  
 「外蒙問題回顧」的疑問  
 編輯後記

陳岱孫 沈惟泰 徐道鄰 適之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漢口	廣州	香港	汕頭	梧州	柳州	貴陽	昆明	成都	重慶	西安	西寧	蘭州	石家莊	保定	張家口	歸綏	太原	濟南	青島	煙台	威海衛	龍口	濰縣	周村	博山	濟寧	臨沂	德州	滄州	石家莊	保定	張家口	歸綏	太原	濟南	青島	煙台	威海衛	龍口	濰縣	周村	博山	濟寧	臨沂	德州	滄州
北平圖書公司	天津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南京圖書公司	漢口圖書公司	廣州圖書公司	香港圖書公司	汕頭圖書公司	梧州圖書公司	柳州圖書公司	貴陽圖書公司	昆明圖書公司	成都圖書公司	重慶圖書公司	西安圖書公司	西寧圖書公司	蘭州圖書公司	石家莊圖書公司	保定圖書公司	張家口圖書公司	歸綏圖書公司	太原圖書公司	濟南圖書公司	青島圖書公司	煙台圖書公司	威海衛圖書公司	龍口圖書公司	濰縣圖書公司	周村圖書公司	博山圖書公司	濟寧圖書公司	臨沂圖書公司	德州圖書公司	滄州圖書公司	石家莊圖書公司	保定圖書公司	張家口圖書公司	歸綏圖書公司	太原圖書公司	濟南圖書公司	青島圖書公司	煙台圖書公司	威海衛圖書公司	龍口圖書公司	濰縣圖書公司	周村圖書公司	博山圖書公司	濟寧圖書公司	臨沂圖書公司	德州圖書公司	滄州圖書公司

五六〇一局東：新電 號二同胡牙月北殿慈益門後平北：址社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談經濟建設

陳岱孫

最近我們幾個朋友到西北一個算是內地的省分，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在省會地方有一日的盤桓。承當地當局的招待，在這個短短的時間，對於這省會作一走馬看花式的觀察。我們走過頗為平坦的馬路，參觀新建的省會公園，和幾所新修的建築，也坐着汽車，從新修的一條不長不短的公路，到離省會不遠的一個名勝所在稍作盤桓。後來我們有機會同本地當局閑談。從他們談話間，知道這些較為新一點的路政，建築，都是新近不久舉辦的。並且他們口吻間常常流露出他們對於地方建設種種的努力和願望。我們馬上感覺到，就是在較為遼遠的省分，所謂「經濟建設」一事也是地方上所應有的行政工作一種的表示。因此我們又聯想到「經濟建設」這一個口號，在今日全國各地各方面真有盛極一時的情況。自中央政府說起，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對於國內人民生活 and 社會經濟，向來以改進建設為號召的。最近四五年來，世界經濟蕭條的壓迫和外界的憑陵，使我們更覺得一個經濟落伍的國家的問題，不但是

一般人民生活的艱難，而是一切立國大計的無着。「努力苦幹」「迎頭趕上」，是政府當局近來不斷地對於國內經濟建設所昭示的態度與決心。即如現在中央行政當局所提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避免非必要之浪費，求得切實之結果，為努力經濟建設的方針，無不是以謀人民生活的利益與增進國內經濟機能為目的。藉以上行下效的道理，「經濟建設」變為一個耳熟的口號，而經濟建設的工作成為一般人民對於各級政府當局的希望，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情。

從事實一方面說，我們也不能否認，在過去數年中間，政府對於建設工作有相當的效果。以交通事業論，近數年公路建設的成績可以說是特為猛進。民國十年全國公路里程不過一千餘公里，至民二十則增至六萬六千餘公里，到今日則已成的公路差不多將及十萬公里。以鐵路論，隴海路西展潼西段工程已經完成，貫通江淮二大流域的淮南鐵路，及江南鐵路公司所辦的京滬鐵路，皆已通車，浙贛路南平段也于最近完成，粵漢路也已接軌，不久也可以通車。在水利方面，陝西涇惠渠洛惠渠的興築也是開發西北

經濟的一個要圖。他如中央機器廠，硫酸廠的創辦，雖然事業的結果如何現在尚不知道，不過總算是試辦重要工業的初步。最近金融的改革，新機關如農本局等的設立，也可以算為建設的一種。

然而我們總是常常覺得「經濟建設」還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對於過去建設工作不大滿意。也許是因為我們社會經濟太落伍，需要改進建設的事物太多，一想起這百端待理的情形，再看到過去建設工作的困難與微細，便不覺茫然了。不過也許這個不滿意並不因為震驚於整個經濟建設事業之繁大，而實在是對於過去實際建設工作的性質辦法所產生的惡感。譬如我們常常疑問，在我們生產事業十分落後的國家，為甚麼政府不用其財力于建立廠屋，市場，船廠，港塢，而乃修造畫棟雕梁宮殿式的衙門官署呢？在農村破產一般人民生活無着的時候，我們為甚麼還要花數十萬元修理古代某某皇帝的墳墓呢？在一個商業沒落的都會裏，政府為甚麼不把錢花在挽救這個沒落的方法上，而甯願修一條馬路到甚麼山甚麼泉以表彰名勝呢？這些疑問都是使我們有重新估定所謂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實在價值之必要

最近上海大公報載過一篇四川通訊，轉述有些人對於

四川近來施政情形所下八個字的考語，就是「百廢俱興，一事無成」。驟然看來，這八個字似乎刻薄得很。然而事實上恐怕是難免的。以有限的財力，人力，又要辦這個，又要辦那個，要它百廢俱興，其結果當然是甚麼也辦不好，而一事無成了。這種情形豈但四川為然，恐怕全國所鼓吹的經濟建設就患這個毛病。我們目前的情形雖不正是一事無成，而所成就的也是有限得很。

「百廢俱興一事無成」的一個解釋是求治過急，貪多務大。這個解釋有相當理由，不過同時一個適宜有系統計劃的缺乏，也是一個最大的癥結。經濟建設口號雖然提倡了很久，然而我們向來沒有一個整個有系統的計劃。固然在一個機關中也許有一個工作進行的計劃，然而這些個別機關的計劃是沒有互相的聯絡。有些人就根本反對任何計劃，以為中國的事業不能像外國的一樣，死板板的按照先定計劃推行，我們只可隨時隨地，看到那裏，便做到那裏，做到那裏，便是那裏，一切計劃都是費時無用的。這種態度大概是起因于平常所謂建設計劃之不合事理。原來我們中國人紙上談兵的本領是向不後人。如果現在政府當局命令所屬各部隊起草各該機關所認為應該舉辦各種經濟建設事項的計劃，我們可以預料到每一個機關都能產生一個

洋洋大觀的計劃。至于這些計劃能否實行，是否爲現在政府人力財力所允許，就許根本沒有考慮過。這種大而無當徒亂人意的計劃，確是有同沒有一樣。我們現在所認爲需要的計劃，是一個能夠實行的計劃，以現在政府人力財力爲標準的計劃，也就是我們過去高談建設所缺少的計劃。國內經濟的情況不容我們浪費；國際緊張形勢不容我們逗留；經濟建設的努力如果不至于變爲一事無成，我們對於此後一切建設事業不能不有一個整個可以實施的分期計劃。在草定這個計劃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注重它能否實行的性質，而在決定之後，我們必須按着既定計劃推行。我們不求百廢俱興，而只求所興者達到有成的結果。

經濟建設既然有許多方面，而我們又沒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計劃，結果是就在過去稍有成績的建設事業內已經發現種種畸形發展的狀態。以交通事業的建設來說，公路的修築，在近數年總算是突飛猛進了。有一部分的公路是因爲軍事剿匪的方便修築的。這一部分的公路當然不能以軍事以外的理由去繩其得失。然而除軍事必修之公路之外，一般公路也是所謂建設要政之一。中央以是爲提倡，各級政府因以效尤。公路固然是交通事業一個重要工具，不過它的重要是否超過于其他交通事業，甚至于超過于一切

經濟建設之上，而值得我們傾財力以舉辦呢？公路在交通上主要的用處是作交通幹路，如鐵路江河等等的供給線，使幹路所不能達到的地方的貨物能利用這個幹路交通。不過公路的充分利用，仰賴於汽車一類的近代運輸工具。我們國內邊僻鄉鎮人民能夠有這種近代運輸設備實在不是少得可憐，而大車，手車，挑担種種一般人民固有運輸工具，原來就無需公路。在江南公路發達幾省的道上，我們看見的，多數是載人的公共汽車和小汽車，而載重貨車便是絕無僅有。這不就是一个證據嗎？我們並非否認公路的用處，不過在公路已經修築到某種程度之後，是否有其他建設事業應該更爲重要，是主持建設者所應當考慮的。公路建設的畸形發展是一個例，他如上文所說宮殿式衙署的建築，古代陵寢的修整，更是緩其所急，而急其所緩了。根本上，我們得看明我們是一窮國，我們講經濟建設是要窮幹，那麼一切建設工作中緩急先後的次序，不能不經過一番嚴密的考慮，必要使每一個錢用出都能得到最大的益處。從性質上，經濟建設可以分爲生產和消費二種：生產的建設包括一切能夠直接產生財源的事業，如工廠鐵路等等。消費的建設是不能直接產生財源的事業，如衙署都市各處築馬路衛生等等。我們經濟能力薄弱，對於消費建設應該

力求減省，而集中財力于生產建設的部分。就是在生產建設部分，我們也還要權其緩急輕重，以決定舉辦時先後去取次序。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計劃所應規定的。

再就建設事業執行上說，我們又感覺到一個散漫割裂無計劃情形的存在。有的建設事業較為繁重難辦，就沒有機關願意負責去作。有的事業或是因較輕易舉，或是易于見效，或是大家都覺得問題的重要，于是乎甲機關也舉辦，乙機關也舉辦，有的簡直不相為謀，工作因而重複，有的雖然沒有重複，而免不了工作的割裂。例如水利是近來大家公認為建設中一個重要的事情，于是水利建設工作便時興起來，建設委員會有一個水利的機關，經濟委員會也有關於水利的工作，再加以特種沿河水利委員會等區域機關，執行上自然產生一個散漫的情形。這種散漫的情形一則造成事權的不統一。事權不統一的結果，不是工作重複，就是工作割裂。工作重複固然是虛費，就是工作割裂也

足以妨害效率。其次就是財力的不集中。機關既多，關于某一類建設的費用當然都割裂分散。我們財力原來就不大，集中起來也許可以作成一兩件工作，財力一分裂，無論那一個機關都沒有力量來完成它的工作了。我們要厲行效率和節省財力，應該把前此散漫割裂的情形打破，統一事權，集中財力于一個全國建設系統底下。這也是我們認為應該先事計劃的。

經濟建設的重要是人人所承認。求治甚急也未嘗不可以作布政的動力。如果我們政府當局，一方面不要好高務遠弄出一個大而無當的計劃，以致無從實行，另一方面也不要漫無計劃，隨意舉辦建設事業，而以詳慎的態度，根據着我們現在的人力財力，擬定一個能夠實施的經濟建設計劃，避免過去的錯誤，切實施行，求每步計劃之必能實現，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的經濟纔有改善的希望。

## 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

沈惟泰

「調整中日關係」這名詞，自從去年冬天發動於東京以來，好像至今還是被兩國政府認為解決中日問題的唯一

途徑。在輿論界它近幾月來也是一個最時髦的名詞；不論在中國或是在日本，這幾月中的報章上及雜誌上，隨處都可

以找到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但是經過了這幾個月的大好功夫，浪費了這許多名家文士的筆墨，以及花費了兩位這樣重要的人物如我國外交部張部長及日本駐華大使有田（現任外相）的三次每次達三小時的談話，我們究竟已經找到了一個調整中日關係的方案沒有？

我們要回答這個疑問，必先了解兩國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如何。日本政府對於調整中日關係的立場，不用說大家都已曉得是所謂「廣田三原則」，這「三原則」雖然經過中國政府的否認，雖然它的發明家廣田已由外相而昇任首相了，可是從現任外相有田在國會中的演說，從東京傳來的消息，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政府仍是抱定了「三原則」以為調整中日關係的基礎。中國政府方面除了否認「三原則」（外交部一月二十二日正式聲明）外，我們不曉得有什麼正面的立場。但是從各方面的輿論看來，我們可以大概知道中國國民對於調整中日關係的意見。胡適之先生最近提出七條「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獨立第一九七號，四月十二日大公報），內中包括廢止塘沽協定，宣告「何梅協定」無效，放棄辛丑和約，撤退察境「滿」軍及取消察東協定，禁止一切運動偽自治的活動，自動取消領事裁判權，及統一外交。國內輿論對於胡先生的提議，

大都是嫌他「竟無一條涉及我們被侵佔了的東西省」，換一句話說，就是嫌胡先生所求於日本的還是太少，還是不夠澈底。胡先生自己也說：「我提出的七項，都是屬於第一步，都是『日本必須先做到的』，都只是使那個仇恨局勢不至於更惡化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那用外交方式調整中日關係的本身。」從這樣看來，中國的民意都是以爲非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即不足以言「調整」中日邦交。中國的民意既然如此，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們自然相信它會以民意爲依憑的。

我們由是可以知道，中日兩國對於「調整」的立場，相去何止千萬里？日本方面，不但要中國「尊重」「滿洲國」的已成事實，並且不許它有旁的友誼的國家，還要它在「防共」名義之下，讓它繼續的佔占華北。中國方面，不但要日本戒絕此後一切帝國主義侵略行爲，並且還要它自動放棄以前用暴力或暴力的威脅而得到的土地及權利。要中國依日本的「原則」而調整中日關係固是不可能，要日本依照中國的辦法而改善兩國的邦交更何嘗「與虎謀皮」。胡適之先生的七項「先決條件」在國內雖然有人說他「抹煞了民衆的意志」，「喊出了放棄已失土地」，可是要期望日本人能夠依照他的主張「十足兌現」，「不折不扣

扣」，那真是夢想中的夢想，和希冀「西天出太陽」一樣的不可能。

我以為要用外交的方式與日本政府謀解除中日間的仇讎和改善兩國的邦交簡直是「緣木求魚」；我以為要希望日本人能夠悟解侵略中國欺壓中國的政策將來必致弄得兩敗俱傷是給老虎講理一樣的沒有效驗。日本的政府爲軍閥所操縱，日本的人民爲虛榮所麻醉，都是不必再需要證明的事實，何以我們還要希望日本放棄帝國主義而談國際親善的痴夢呢？日本談「調整中日關係」至今已有了半年了，結果是不但冀東的「自治」沒有取消，現在却索性把這「自治」區當爲走私的根據地，以擾亂我們國家的財政，以破壞我們人民的工商業。現在走私的問題，已經又成爲我們國家很嚴重的問題；據五月十三日字林西報載，近半年來走私每月增加，到四月份一個月關稅的損失，已達八百萬元之鉅，照這樣計算，一年的損失要近一萬萬元，這就等於我們整個關稅收入的半數。總之，談一次中日「親善」，談一次「調整」中日關係，中國就多一宗損失，恐怕將來達到日本所理想的中日親善那地步，中國早已成爲日本的保護國或附屬國了。

所以我們假使要想使中國不致淪爲日本的保護國或附

屬國，我們先要不再虛偽地談中日親善，我們先要不再倚賴日本人發個大慈大悲，把用武力或用武力的威脅從我們手中奪去的東西雙手奉還。我們必得承認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中日兩國的關係，是沒有方法「調整」的，因爲兩國的立場，猶似南北兩極，永不會走到一塊兒來的。從事實上看來，我們走「調整」「親善」這條路，也早已走到山窮水盡，何以到現在還不肯乾脆地承認「此路不通」，而回過頭來另找一條路走走？

我看「調整中日關係」這問題，不必再費國內有識之士的筆墨了，一切關於這問題的討論，都是無益的空談。根本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決不是往這個方向走的。這雖是一件極簡單極明顯的事實，可是國人好像還不肯予以承認，所以還儘在「調整中日關係」裏打圈子，這我以為是錯誤的。讓我們現在對於這條路絕望，然後才有希望打出一條新的途徑來解決中日問題。

這條新的途徑是什麼呢？就是說，要根本解決中日問題，我們不必從中日外交着手，我們須從本國的內政本國的國防着手，我們須從和其他友國的外交着手。我們現在赤手空拳和日本談改善中日邦交，請他們尊重我們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當然是沒有用的，但是假使中國的實力和日

本相衡，或是中國及它友國聯合起來的實力和日本相衡，那日本對於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自然也不敢任意侵犯了；到了那地步，「調整中日關係」，「改善」中日邦交，自然不是難事了。

胡適之先生說，「中日問題的根本解決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政治的外交的，一條是軍事的戰爭的。」前一條我想他大概是指用外交的方式來「調整中日關係」，後一條是「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我以為這兩條路都不是根本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現在與日本談「調整中日關係」，我上文一再申述，是「緣木求魚」，毫無效果的；至於「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依我們現在的實力而論，也是必敗之道。我以為根本解決中日問題惟一的途徑，就是我所說的修明內政，鞏固國防，和注意日本以外的外交。

這幾項都是很大的問題，每一項都可以做好幾本書來發揮。作者並不敢奢望充分的具體的解釋這幾個重要的問題，祇是希望找出幾條原則，指出一條途徑，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我現在先極簡略地談談內政和國防的問題：

(1) 國防的增強 我們國家的實力和日本相差太遠了，要在短期內趕上日本，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的

目標是要達到敵人對我們的實力有所顧忌的地步。歐戰前德國鐵爾畢士上將 (Admiral von Tirpitz) 為德國振興海軍，他不求和英國的海軍一樣地強大；他的目的是 "Risk Navy"，就是假使英國和德國作戰海上，英國海軍至少也要大受損害，因而冒犧牲它此後海上霸權的危險。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也祇是 a risk national defence，假使日本打我們時，它的實力也要受極大的損害，因而冒犧牲它此後東亞霸權的危險。

(2) 民心的團結 現在政府似乎很注意這一點。憲法的公佈，和十一月間國民大會的召集，都是政府想團結民心的表示。我想政府更應當注意的是好好的利用人民愛國的熱衷，對於愛國的言論和愛國運動祇應當鼓勵，而不應當摧殘。對於漢奸及危害國家的罪人應當嚴重懲處，千萬不能姑息。

(3)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我們現在的國勢決非一個軟弱的政府所能應付。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應當包括二點：第一點是一切地方政府都絕對的服從中央政府的意志。我們國家到這個地步，應當是拋棄一切成見拋棄一切「劃據一隅」的野心的時期了。我們不能再有任何分裂的現象；我們應當一致服從中央政府。第二點是政府能靈敏地運

用它的功能。政府的事權應當集合到幾個我們極信任的人手裏，對於他們的施行軍權政權應當給與極少的牽累。

中國假使做到這三步，那日本即使要侵略它，也得三思而後行。但是我以為祇是國內的力量，還是不足以應付日本，所以我們要聯合和我們利害相同的國家，一同抵禦日本的侵略而以維持和平。

在外交方面，我們應當認清什麼是中國的目的。中國最大的目標當然是圖存；而現在給予中國的生存最大的威脅的亦當然無可諱言是日本。所以中國現在講圖存，也可以說是怎麼抵禦侵略。日本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完全是相對的：它要滅亡我們，我們要不被它滅亡。所以它所最希望我們做的，就是對我們最有害的，它所最恐懼的，亦就是對我們最有利的。它所希望的是中國孤立無援；它所最恐懼的是中國有旁的朋友，所謂「廣田三原則」中第一個原則就是中國放棄「以夷制夷」的政策。中國應當走那一條路，那自然是太明顯了。

中國圖存外交的第一步，我以為無疑地是聯俄。第一，因為俄國與中國利害相同。在日本獨霸東亞的計劃中，俄國和中國同是它的障礙；它現在的步驟是先攝服中國，鞏固它在亞洲大陸上的勢力，然後再以全力對付俄國，所

以他侵略中國的進一步的目標是預備與俄國算賬。中俄兩國都希望和平。中俄兩國聯合，不是要對第三國作戰，是要阻止遠東戰爭的發生。我們應當聯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是惟有俄國能實際上給我們最大的幫助。英國和美國雖然也是我們的朋友，但美國是富家子弟，不大願意管人家閑事的，英國的外交政策往往是狐疑不決，以致蹉跎誤事。何況即使它們願意積極的幫中國的忙，他們因為離開亞洲距離太遠，所給我們的幫助一定不能如俄國之多。俄國與中國接壤，與日本亦接壤，加以現在它西伯利亞雙軌鐵道已經築成，歐亞的運輸非常之方便，所以假使它幫助中國，它的幫助一定是很實在的，很有效的。聯俄的第三個理由是由俄國對於中國沒有什麼野心。俄國的政策是和平的，所謂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的計劃，它早已放棄了，所以我們不必恐懼。法國一個民主共和國也與它締結協定，中國自不必總認過慮。而且我想俄國也能了解中國的復興中國的強盛是它之福，所以它祇應當幫助中國，不會侵略中國的。

我以為中國與俄國應當訂立一個類如法俄協定的盟約，以保障東亞的和平。

中國圖存外交的第二步，我以為是應當促進世界和平的保障。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願望和平的，

惟有少數獨裁的國家的政府，爲了維持它們自己國內的地位起見，以一「國家光榮」等口號麻醉人民反對政府的思想。它們三數國之所以敢肆行無懼，就是因爲看清了維持和平的勢力沒有團結的緣故。國聯因爲美國的不願意參加和英國的因循失策，已經成爲無能的別名。要維持和平，一定要有爲維持和平而犧牲的決心，一切擾亂和平的勢力，便是大家的公敵，不單是那個被害國家的私敵。要有了這樣的決心，那永久的世界和平才有希望。不要因爲某一個國家的侵略行爲暫時與我沒有切膚的關係，我就可以置之不理，要知縱容某一國的侵略行爲，就是鼓勵其他國家的效尤，將來必致和平機構失掉效力的。英國法國對於滿洲事件的漠不關心，便造成了德國撕毀洛卡洛意國併吞阿比

西尼亞的局面。現在我們受了這許多教訓，我們該有所覺悟了。我覺得爲了避免人類大屠殺的慘劇，世界上和平的勢力都應當團結起來，大家具有制裁侵略者的決心，那不久世界上自然沒有國家敢具侵略的野心了。這是世界和平合作的大道。美國也應當放棄它早已不合時的不管美洲以外事件的外交政策，因爲事實上它是不能離開世界上其他各洲而生存。現在和平的勢力，應當積極改組國聯，邀請美國加入，同時使它成爲一個有效的機關。或者它們應當共同締結一種保障和平裁制侵略的協定，庶幾人類不致再罹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

根本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是指示着往世界和平的大道上走去的。

## 「外蒙問題回顧」的疑問

徐道鄰

獨立評論一九八號載張忠絨先生一篇「外蒙問題的回顧」，敘述民國八年外蒙撤消自治的一段史實，據說意在更正國內論者一般的錯誤。而我讀過之後，感覺他的錯誤更多。我不是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自己也未到過蒙古。不過因爲認識幾個當時身臨其境的人，大家常常閑談，家

裏又存有一兩件當時文電的抄稿（我會把他同外交部檔案中所有的校對了一過），就將我這點一知半解，依照張先生文字中幾項要點，「就事論事」，略略申述，也無非是「事求真實」的這思。

（一）張先生說：「外蒙取消自治係外蒙王公自己提

起的，與徐氏（樹錚）無涉。」

他的理由是因為先君到庫倫是在民國八年的十月底，而車林取消自治建議的提出是在當年的八月。但不知先君之拜命西北籌邊使及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是在當年的六月，那時候可是尙沒聽說外蒙有取消自治的話。而他拜命之後，立即派他的參謀長李如璋（後來第五旅旅長）和西北軍第三旅旅長褚其祥馳往庫倫，一面和蒙人聯絡；一面同駐軍高在田團長接洽。他們到庫倫的時候是在車林建議的以前。（他們曾否與車林接洽，我不知道。）而先君直接指揮的軍隊是在籌邊好幾個月以前已經成立安定的，（在奉軍入關時，已成立了一大部分，後來擴充到四混成旅。拜命之後，又增加到五旅。）並且有相當的名聲。我不是在說車林的建議是先君的威望所致，不過我想：李如璋褚其祥兩人之到庫倫，及他們之代表一部分很相當的武力，和先君當時政治上的地位同他個人的名聲；這三種事實，在他受命治蒙之後，本人親到庫倫以前，與蒙事的展應應當不是全無關係。

(二) 張先生說：「徐氏赴庫倫的時候，……取銷自治的條件已經陳毅與外蒙商定。」又說，這種條件是「已得活佛允許」。

此兩說皆不確實。事實上條件既始終未能商定，活佛尤從未允許，並且他是非常反對該條件的。這可分三點敘述：

(a) 關於撤消自治的事，各王公當時並未能意見一致。陳士可（毅）十一月十四日致外交部的鹽電裏說：「巴（特瑪）令四部王公退席，各行己見，用文呈上。結果：三札車三盟王公均全體贊成取消自治，土盟各札薩克及有名鹽之王公亦均贊同。惟土盟在蒙署各司與由活佛溢加爵銜之閒散人員十數，……謂仍由總理辦事較妥。」可以為證。

(b) 陳士可所擬條件，各喇嘛尤為反對。先君十一月十四日致國務院的電會說個中真象：「陳使前擬六十三條雖不適於用，確曾煞費經營。而喇嘛從中牽掣。活佛雖大開會議，皆喇嘛令王公承誘之策。蓋會議時，活佛並不質問可否，但問：汝輩不以為然耶？則王公十人而九高聲應諾，而散會矣。陳使雖期速定，而明知喇嘛為祟，無術制之。又過聽王公之譖，益作喇嘛，不敢相近，牽掣愈力。此樹錚所謂聽信陳使自辦，即經年累月亦難得定也。」

(c) 活佛原不贊成撤消自治。上引先君電又說：巴特瑪「數往謁活佛，往來三數日，佛仍推宕不應，託詞非待會議，即聲言外交有關。」並且活佛與陳士可一向情感

甚壞，根本不願意接受他的六十三條。先君寒電裏有云：

「巴忽驅車而來，握手告語云：昨晚別後，連夜而佛，痛陳利害，繼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惟言陳使偏袒王公，所擬條件決不願用。又前蒙之三音諾顏之死，佛之野子襲封，出自陳使操使，而彼今佩筆之，以爲佛罪。加汗增入京，佛曾專函令謁大總統，請撤換陳使。故今日之事，佛不願其預聞，亦不願他喇嘛王公等預其事，但由樹鋒與彼換文，商定條件，具呈政府可矣。」

以上諸點，從陳士可致外交部的鹽電裏也能證明。鹽電有云：「取銷自治案，蒙兼總理內務長巴特瑪前以須召集外路王公與議爲詞，藉圖延宕抵制。一面派員赴京嘗試。……昨巴特瑪私謁徐使，遂又藉詞活佛不願。經徐使面加申斥而退。」

張先生敘述事實的錯誤，可以說是無疑了。

(三)張先生說：「中國軍隊進入庫倫之議，並非由徐氏首創。……首先抵庫之中國軍隊爲綏遠駐軍團長高在田所部兩營。」

先君雖曾調遣軍隊赴庫，但何嘗以「首創」自蒙？而對於高團的軍隊尤爲嘉贊。他在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巧電中曾說：「……非高團軍隊坐鎮在先，即有威亦難倉卒使成

。是事功之立，全出陳使高團之力。」至於褚旅入庫，則以國家軍隊調駐本職防地，（雖其防地不限在蒙古。因爲起先西北籌邊使的範圍，外蒙古之外尙有新疆伊犁在內。後來十二月一日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的命令，才又明白加與他以統治外蒙的專責。）更何是功非功之可言？

(四)張先生說：「徐氏因爲不滿意於陳毅，定要將原已議定的條件取銷。……假使當初照陳毅與蒙商定的條件辦理，則外蒙必不至反覆如是的快法。」

不應該取銷原擬條件，這是張先生文字立論的骨幹。不過據我所知：先君當時所以反對原擬條件，曾有七種理由。而這些理由，也就是他整個的外蒙政策。我現在把他初到庫倫陳述這種理由的東電（十一月一日）整個鈔寫在下面：

陳使所擬外蒙撤銷自治善後條例，中有不妥之處，擬俟恩副使不日到庫，會同熟商，昨經陳明在案。茲先將管見所及，及連日採訪蒙人言論，陳請鑒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條。其紕漏之大而顯著者約有數端：蒙自清初內附二百年，中朝專以恩蒙爲策，以致人智不開，地利不興，一遇外寇盡歸，立附異域

。是以治蒙要義，非今日發富庶，漸啓文化，決不足策久遠。雖行之過驟，恐滋猜貳；而漸近徐圖，究不可忘厥大旨。原件似未嘗注意及此。是曰昧啓化之義，不可一也。蒙在金元之際，雄武甲歐亞，而一蹶不振，極於今日，病在宗教跟虞，人口不昌，又土產屬人私有，不能以政規法令使民服習，逐漸昌盛其事業，利棄於地，日即窮困，所謂窖金而食脫粟，政府亦無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導之富庶，固以文化，即不得不漸有所興革。縱不宜強拂舊習，要必預留相機因應地步。此項條件乃舉其歷來痼疾更從而護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尙可於中國領土名義之下因勢利導，權宜措施，既撤之後反無術可進以文明。是曰堅錮蔽之障，不可二也。所貴乎撤銷自治者，非貴乎其名也，貴乎政府擬設治之實耳。今則政權統於中央，不過首條中籠統語，餘數十條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虛言之蒙人不應，故姑從其意以誘之，然後施以強力，以期得志。抑知國家行大政，胡可詐騙從事？伊古以來，豈有詐騙而能久者？是曰乖輕重之宜，不可三也。撤自治以後，關稅如何改訂，財政如何整理，農商礦業

如何振興，一未計及，但言王公札薩克喇嘛僧俗命經等費準由政府支給。樹錚誠懇，不知從何處支給。若曰取之於蒙，則蒙民既供應中樞，而喇嘛王公之權仍在，自必照舊供應。以蒙民之困苦，寧忍更令增此輸納乎？若曰取之帑儲，則今日帑儲之窮，自顧且不暇，何暇顧蒙？恐今日制定條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仍他向矣。且帑儲即有餘力，亦無輩金而購漏卮之理。是曰戾財政之情，不可四也。中俄蒙協約，爲中俄所互訂，列邦共聞共見；非蒙所能獨保，亦即非蒙所能獨廢。我欲廢此，當向俄交涉。如謂俄無政府，我姑與蒙訂明廢除以信先著。試思他日俄有政府，能以今之條例杜其詰議乎？俄不詰議，而坦然自謂仍存，我能以此條例阻其入蒙乎？乘俄無力，我本我領土主權著實布置，俄實無從撓阻。我若不暇他顧，訂立條例之中侈然以爲折衝奏効，竊恐後議繁興，公約理屈，騰列邦之笑，仍于事無毫髮益。是曰背國約之綱，不可五也。且訂定條例之主旨，期能廢除俄約耳。而辦事官署之設，乃概繁之於依據俄約，而謂之辦事佐理員，寧不更爲俄約增加一證例乎？是曰貽矛盾之誦

，不可六也。連日庫中論議，皆言此項條例出自三數王公之意，喇嘛固不贊同，即王公亦多未趨一致。且活佛強制之力尚在，縱令全數王公迫請，而活佛不應終無如何。喇嘛一流人物，未可過於拋棄。

竊謂蒙古人智不開而能自團結者，厥惟宗教是賴。即王公之於蒙衆，亦非藉宗教之力不能行其權。離宗教而轉取王公，終未見可得一當。故爲政府計，應兼收並蓄，持其平以操縱於上。餌以利祿，崇

以榮觀，無不甘就範圍者。若偏重王公，漫出徵幸之計，漠置喇嘛，聽作不平之鳴；則遠之種他日覆轍之根，近之則授強鄰籠絡之隙。是曰失遠大之見，不可七也。夫誘掖蒙人，撤銷自治，美名也；展開地方，潛發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於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驚虛名，而不審其事有碍，非謀國之至者也。樹錚爲料理軍事而來，本不願妄有演說。惟適任所寄，亦不應有懈職責。素志一意，惟以國家疆宇，蒙民樂利爲念。謹用略陳所懷，上瀆聰聽。如有百分之一稍可採納，請下陳都護使及各副使另擬簡括條文，不必毛舉細故，致近瑣碎；亦不必牽涉邦交，或遊他異。其條文大意，則樹錚愚見

：以爲財政大權，由政府斟酌情形選員管理；遇事與王公札薩克商酌妥洽，然後施行。宗教榮典，政府一意崇優，有加無已。王公喇嘛歲俸以及地方經費，由政府從優核給。所有封冊榮典，一概照舊。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護。外交遠言，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數條足矣。抑文字愈繁，墨漏愈多，各種意見愈易叢雜，將來梗阻愈無限量，不如統括言之，蒙古尙可獲安，而無阻於啓化之計也。東。

(十一月一日)

依據上電，可以說張先生所稱「徐氏因爲不滿意於陳毅，定將原已議定的條件取消」，是將因果倒置。至於先君和陳士可間意見之原因，據我所聽見的是有三個說法：一，因爲陳氏沒有將六十三款條件的內容詳細告訴他。（張先生是採用此說，我不認以爲然。）二，先君到庫倫後，活佛擬出奔俄國，陳氏聞而不問。先君則極重視此事，故派兵守衛佛宮，遂與陳氏意見紛歧。三，先君抵庫後，陳氏受中央某人的指使，設法破壞其成功，乃聲使王公反對撤銷自治。（此說言者認爲極可靠，但我未敢深信。）但看先君十一月十七日致段督辦（芝泉）的巧電，則他同陳士可表面上的鬧意見，卻是他對蒙人縱橫捭闔的一種

外蒙撤治事，意見糾紛，久議未決，今乃不附條件，慨然而定，殊為始料所不及。查此案：陳都護使往復磋商已歷半載，其中瑣瑣，諸必參奪部呈，調查案卷，聯絡商家，奔走誘說，恩李各副史勸導外路王公，勸勞均不可沒。樞府計已鑒及，無庸樹錚代為聲叙。查王公輩首鼠兩端，欲爭同喇嘛已侵之權利，一面向陳使其具請；又恐為活佛喇嘛所害，一面則又聲言不願撤治。喇嘛輩憑藉活佛，招權納賄逼人，恐撤治後失其所依，則蔑王公之葺弱，力盡佛聰，俾坦允行，外仍飾辭。自樹錚到庫，察知此情，遂陽與喇嘛示好，俾知相附……又與高團聯成一起，威望具矣。自為喇嘛所樂趨，謂可藉以抵陳使而制王公也。王公輩見喇嘛有恃，愈不得不堅附陳使，期以自固，不慮再有渙散。樹錚乃得一意博挖喇嘛：恬之以恩，則好語綿綿；臨之以威，則詞稜霍霍。俾其形神顛倒，莫知何意。然後猝入本題，實以盡佛達惡之罪。併斥王公通回却顧，不知利害。樹錚假國策，乘督辦神獻，手提重兵，恐嚇無知無力之蒙人，譬揚刃以嚇家兒，丈夫所羞出。徒

以案久不決，國家將有損威失重之虞，遂不惜出此下策。前電佈置略定，即指此而言。不圖僥倖一發而中也。然非陳使操縱巧妙，即有策亦屬無施可乘。非高團軍隊坐鎮在先，即有威亦難倉卒使成。是事功之立，全出陳使高團之力。樹錚所經擊畫，盡在日後，未嘗注念目前，何敢引為己幸也。迭次電文，稍有不滿陳使者，比因院電，別有威觸，故作憤激之詞，非于陳使有所芥蒂。統祈核諒。（巧二）

至於說不取消原擬條件，外蒙就不會生離貳之心，或至少不至反覆如是的決法，在我不敢如此樂觀的。不管原擬條件之能否成功，（活佛之堅決拒絕，上面已經指出。）及先君所說明的施行時種種可慮之處，即使該條件能議定施行，則喇嘛與王公間意見之水火必將更加極端。那時誰保那些不得意而有權勢的喇嘛不再向強隣勾結？日本同俄國對外蒙的垂涎及其侵略煽惑的工作，大家大概盡記得。而蒙人之民智未開，膽怯性疑，更加一向在強鄰煽惑脅誘之中，則首鼠兩端，自然是他們富然的態度。所以我認為：除非我國有強大的武力駐紮外蒙，政府有營邊的壯圖和預備了充分的後援，誰也不能擔保外蒙具有真正取消自治的決心和他們歸附心之有長久性。

(五) 張先生責備先君：說他「既任蒙疆要職，……並不赴庫坐鎮，却在國內參預政爭。……就是不下台，庫倫遲早也是要失去的。」

他這個責備不能算不得體，可是未必能使先君心服。因為我知道：先君當時的環境是非常困難。就是：他整個收復外蒙的心願，在政府中間，未曾得到任何人的同情。還在財政方面和駐邊軍隊的關係是何等重要！（所以直皖戰後，蒙人再叛，褚高孤守庫倫，中央未嘗有一兵一彈的接濟。）說起來真可憐。他在政治上二十年的生活，一向是注重中樞，輕視地方的。（所以有好幾次有人勸他作督軍，他不幹。他民七直隸督軍的呼聲，外邊人知道的較多。）因之他從政多年，也皆歷當樞要，而他的政敵也是在中央所樹立的為多。（當時所謂徐靳之爭，大家大概還能記得。）可是到了民國八年，疊興不息的政爭使他對於中央政治灰心了：他願意退出了鬪爭，帶着他所訓練的幾旅軍隊去到當時無人肯去的外蒙，求他一生事業的一個新基礎。（在他東電所申述的外蒙政策，可以看出他有久居外蒙的決心和切實治蒙的志願。）可是他這個誠意的退步並未能得到對方的諒解！他們對於他的軍隊，在財政上處處予以困難。他受命籌邊是在八年六月，可是到了十一月

他本人到了庫倫的時候，他預備最先入蒙的第三旅（當時駐在宣化）祇運到全數士兵的一半（即四千人），這就是他財政困難的表現。並且就是這一筆開拔費也還是他本人挪借得來，動用若干時之後，才由政府歸還了一部份的。至於當時政府中人之不肯替他幫忙，大概是顧忌他的成功。（就是張雨亭後來加入直皖戰爭的動機，也是怕他外蒙勢力成立之後，將予東北以有力之威脅。）所以在入蒙開始的時候，已堅決的給他以財政上之掣肘。何況在他入庫以後，「庫張汽車，交通頻繁，中蒙貿易，漸見復活」，而他顯然有成功希望的時候呢？先君兩次入蒙，都是少住即返，就是因為他看出外蒙事業的希望，所以格外切冀得到國內援助的把握。他兩次久縲北京，並不是參預政爭，實是想得到國內政見的諒解和財政的接濟。那知道越是他返蒙的心切，越引起他政敵的反感；而他脫離政爭的決心，反促起他所欲避免的內戰的爆發。這那是他始料所及的事！（當時國務院會議對他西北軍餉精應發與不應發的熱烈爭辯，現在住居天津的當時財政總長大概可以證明的。而西北軍五旅軍隊，只有半旅——第三旅的半旅——開到蒙古。其他四旅半雖已置備皮衣皮帽，而始終未能開始向北開拔，——大概一旅四旅五旅在洛陽，二旅在龍房——

也可以證明他當時財力的缺乏。後來有人責備先君：直皖戰事之後，何以不退守外蒙？不知他已到蒙古的軍隊只有第三旅的四千人，其他四旅半已無法可以運輸入蒙——那時張家口有王廷楨的駐軍把守，王是屬於敵黨的——無武力，無財源，到了外蒙還有什麼發展辦法？

(六)張先生又說：「徐氏對外蒙的處置，所得的只是減低了優待蒙人的條件，而所失的則是外蒙的人心。中國在外蒙的實力既不足，而又失去外蒙的人心，則外蒙必將叛離，可以預卜。」

我們看了前面所述的東電，可知先君在外蒙要推行的不是一個野蠻的武力政策，而是一個歐洲中古式的開明專制政治。雖他一時曾略事威脅，這也許是當時要解決撤治問題一個必要的手段。(此中詳情，將來有機會再評。)看他陳述他對付巴特瑪的方法：

巴現任總理手執政柄，其人又頗諳外事，可諭以利害，故專意結之以信，感之以情。每於大議場中，常乘輻爲諫下；尊以老輩，譽以清操，飄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軍規之嚴，軍容之肅。兵士放假觀劇，苦樂與共，俾知軍心之固，期以入我彀中。返携與談，皆謂王公與喇嘛相持之下

，非黃教之頑，宜勸活佛立功自固，勿久執達。其實活佛應否，全惟此四人是視。(一，巴特瑪，二，大沙畢商卓巴特，三，湖楚克，四，棍布，均最高之喇嘛。)而四人中，巴年最長，位最高，活佛信任較薄。故屬其盡力以自託中央，樹錚亦許以全力相輔。巴甚感戴。(先君塞電的一段)

再參看上述巧電，則似乎他對付蒙人的手腕未必完全乖方。若謂實力不足，應該防備失去外蒙人心，則在未有武力之先，外蒙根本可以不去。而一種我(政府)居其名，人(王公)獲其實，滿佈禍根的撤治，與我國有什麼好處？

以上所說，是我對於張先生文字中六項大題的討論。此外還有兩項比較重要的錯誤，也於此附帶指出。

(一)張先生說：「徐氏之馳往庫倫，他的目的就在將外蒙取消自治的功勞攘爲己有。」

我上面既已敘明：六十三款並未商定，則當時實在尚無「功」可「攘」。而先君之不埋沒陳士可的功勞，亦於上述的巧電中說出。不但如此，在數種電文中還可以知道先君曾很有借重陳使的意思。先君八年十一月十日致國務院的掛電說：「東電陳請核示之原議七不可，及條文大憲，既奉鈞院公電：大總統諭許爲卓謀遠識。明晨公議時，

自當認定此旨，和衷洽商。又條文中，有與辭邊使署官制職權逾越者，概予削去。然後責成陳使妥辦。如不能，即請責成樹錚。妥辦後，仍移交陳使，坐承其功。樹錚亦本邊使職權，力自圖之。樹錚只重國事，決不以榮枯毀譽介意。十一日的真電又說：「條文俟斟酌後，交伊（指陳）向蒙員商辦。樹錚亦另行盡力，期於速成，以免曠日持久，或生枝節。事成歸功陳使，決不與說。」萬里遠馳，據他人功勞的人說話如此嗎？

(二)張先生又說：「但是該項（呈請取消自治的）呈文，活佛終未肯簽字，外蒙議會也未肯通過，僅由外部自治官府各部總次長簽蓋。」

關於此點，張先生也不無誤會。先君十一月十五日有一電（刪二）說：「今日已召集喇嘛王公全體會議，議定由佛簽名蓋印，率衆具呈，自請撤治。」可是當日又有一電（刪三）來更改：「刪二陳報，……係都護派人來告，請

蒙員託其轉達。電發後，……始悉議定辦法稍有不同，都護是傳聞之誤。活佛簽名蓋章，向無此例。由官府各部長簽名蓋印，蒙叙會議公決，活佛允准，請爲代陳政府。查清室遜政，亦由太后諭內閣與民國大員交接，並非帝后自行具名。夜郎雖小，帝制自廢。佛不具名，亦於外無嫌。慨然允之。」於此可知當時真象。至云「議會」也未肯通過，則外蒙當時並沒有什麼「議會」。（也許張先生所指的就是上說的喇嘛王公全體會議，而該會議是通過撤治的。）

總結的說，張先生一篇外蒙撤治的敘述，對於當時事實實在過於隔膜，而所得的材料又太缺乏，所以成見過深，而論定失當，或不免輕言妄論之嫌。我謹就我所知的事實略略寫出，求張先生和讀者的指教！

二十五年五月廿日南京

## 編輯後記

適之

△陳借孫先生的「談經濟建設」使我們回到四年前翁詠寬先生的「建設與計畫」（獨立第五號），和獨立上討

論「有爲與無爲」的許多文字。無爲的政治是時勢所不容許，我們豈不知道？我們的意見只是和陳借孫先生指出

的一樣，只是要指出：有為的政治必須有計畫，有人才，方才可以不浪費，不病民。前幾天，天津的「平津泰晤士報」有一篇社論，題為「破壞與建設」，其中有一句話說：「這三年內，中國地面上的政變（如交通等等的建設）可以說是比以往的三十年內的政變還更大。」這是我們承認的。

我們還可以承認，這許多建設之中，大部分是於國家有益的。雖然如此，像陳先生一類的批評，應該還是此時最需要的。這幾年辦理建設的經驗，加上隨時的省察與批評，方才可以逐漸使建設事業走上不浪費不病民的大路上去。

△沈惟泰先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他在獨立上會發表過一篇「中國的外交政策」（第一八七號），一篇「調整中日關係」（第一九二號）。他在那篇「調整中日關

係」裏曾說過：「日本方面假使抱了廣田三原則的精神來調整中日關係，那以為中日關係是無法調整的。」那篇文章是二月二十一日寫的。三個月以來，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都得承認「調整」是無望的了。現在他提出他認為「調整」絕望以後應該採取的途徑。

△在第一九八號裏，張忠絨先生發表了他的「外蒙問題的回顧」，敘述民國八年外蒙取消自治的歷史，他的結論說徐樹錚氏在這事件上「不僅無功，而且有過」。我們現在發表徐道鄰先生的長文。徐先生是徐樹錚先生的兒子，家中藏有當時的文電抄稿，所以他頗替他的先人辯護。張忠絨先生是外交史專家，他當然歡迎這些文件的發表。他應許我們下一期寫一篇討論的文字。

中國地質學會的新刊物

## 地質論評

每二月出版一次

用明顯的文字寫新穎的工作；論述許多有關中國的中西文地質論文；記載中國各地質機關的研究調查；是地質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亦為一般熱心科學的人士必須閱看的冊子。定價甚廉，全年六冊，僅售二元。南京珠江路九四二號或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內皆可定購。

# 英文中國年鑑

創刊號 1935-1936 一厚冊 定價三十元

英文中國年鑑社編印 全書由國內具有權威的專家五十餘人分任撰述，材料均取給於直接來源，統計數字精確詳備。創刊號於已往事實兼有概括的敘述，每篇可以獨立成一首尾完具的專著。

## 中國經濟年鑑 第一回

三厚冊 定價十五元

## 中國經濟年鑑 二十年續編

三厚冊 定價十四元

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纂 本書以刊布全國各種經濟統計資料為主。第一回內容分十七大類，續編內容分二十大類，兩編取材相銜接，而毫無重複。除小部份事實之敘述外，悉為統計數字圖表。從檔案整理而出之許多新的紀錄與珍貴資料，無不儘量刊佈。

## 財政年鑑

二厚冊 定價十元

財政部財政年鑑編纂處編纂 內容共分十五篇，首述財政概況，次述財務行政，次述關稅、鹽稅、統稅、國債等，均就實際情形及組織系統分別編次。每篇之中首重數字圖表，次為事實敘述，各為起訖。

田賦附加稅調查 (農村復興券) 社會科學 中央大學經濟資料室編	定價一元三角
江蘇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四角
浙江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七角
河南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九角
陝西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九角
雲南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三角
廣西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五角
廣西省經濟概況 (社會科學) 千宗麟等編	定價一元三角
蘭州之工商業與金融 (中央銀行) 潘金昌編	定價一元
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 (社會科學) 王于越等編	定價一元五角
最近三十四年來對外貿易統計一、中部 中國通商口岸	定價五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